

薛 锋 / 诗篇

田园春色

清新 宁静 安详
大自然的气息
渗透出暖的模样
一股沁人的幽香穿肠而过
这是春的气息
这是绿的释放

阳光照射出
多彩的遐想
柔风抚摸着
花儿脸庞
一片春的景象
一片绿的海洋
把浪漫的回园装扮成
人间最美的殿堂

无限的春光
带着温暖的光亮
驱走冬的寒凉
留下充满生机的梦想

薛东红 / 诗篇

感 动

雪的飘落
感动了严冬
在空旷静寂的宇宙
积聚凝练了多久
就是为了在朔风中
曼舞蝶飞

水滴的跳跃
感动了大海
紧紧地拥抱生活
不愿干涸
就是为了在涛声中
浩荡东流

亲情友情的炽热
感动过自己
在脆弱伤悲的间隙
从不言弃 充满激励
就是为了在痛苦中
挣扎奋起

大援大爱的无边
感动过众生
担当与责任的双重抉择
无怨无悔 源于心底
就是为了在大难中
诠释
安康祥和

享受感动
就是在泪眼模糊中
把幸福潮涌成海洋
享受感动
就是在激情澎湃中
圆满坚强的梦想

谢香娣/诗篇

春 赐

唤醒万物天地间,
驱寒送暖百花鲜。
风和日丽景色秀,
锦衣河山共云天。
姹紫嫣红花枝闹,
莺歌燕舞彩蝶欢。
生机盎然又一年,
盛世华年笑语甜。

姬红战/诗篇

追 思

父母两分离 我乃无处归
孤儿谁托养 姥姥贼采薇
寻得百家乳 灯下缝暖衣
谆谆勤教诲 育我长成人
去去思娘深 思娘姥不归
悲煞外甥儿 悲煞有隆哀
功高过泰山 我永远铭记

刘金忠 / 经典叙事

朋 友

常听人说：那里有我很多朋友，有事尽管说。也听有人拍胸脯地吹，某某是我的朋友。其实，这样的朋友未必就是真正的朋友，这样说话的人也未必就有那么多货真价实的朋友。他们说的朋友，充其量只是他的熟人，或曰酒肉朋友，他们说话的场合很可能是在酒桌上，有大的不说小的，有长的不说短的，当你真的有事去找他或他的朋友时，才发现这种朋友其实只不过是酒喝高了喷出的废话，一点儿都不靠谱。

我觉得，朋友这个字眼应该是很圣洁的，它是一种很珍贵的情谊，也是一种命运的机遇，它没有利益的牵连，也没有世俗的尘垢，它是灵魂的贴近，是性情的相吸，是志趣的相投，是品质的相同。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自古以来，朋友就是人类社交活动的衍生物，我很欣赏三国时的刘关张，共同的志向和抱负把三个异姓的人结合在一起，结拜为兄弟，这就是桃园结义。从此，他们肝胆相照，休戚与共，虽没能做到同年同月同日死，但他们的朋友情谊也足够古往今来的人们叹为观止了。再就是《水浒传》的那些梁山好汉，他们可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以命相搏，真令人感慨万端。这样的朋友真没亵渎这两个圣洁的字，也告诉我们，朋友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

也不是我对朋友这个称谓过于苛求，我总觉得既然朋友是两个“月”字构成，而古时“月”字也当肉字解，可能就说明朋友应当是心贴心、肉挨肉的，这种亲密无间的情感，当是世间最伟大的情谊了，即使不能将它高于家人的亲情，至少不能将其庸俗化泛泛而谈。当然，在朋友与熟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你可以把熟人升华为朋友（其实朋友也都是从熟人中产生出来的），但你绝不能将真正的朋友等同于熟人。我想，这也就是朋友与熟人的区别之处了。

我这个人喜欢交朋友，从当兵到现在，四十几年了，各行各业的

朋友也不少，深知朋友对于人生的重要。无论在哪，我都是以心相交，坦诚、忠厚，希望对方也是以此与我交往，当我一片诚意地对待你时，你却很令我失望，那么这个朋友也就算结束了。小时候，老人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在部队时，朋友就是战友，但战友与朋友也有区别，战友是泛指，所有熟悉的不熟悉的军人都称战友，战友里就有与你最贴心的，那就远远超出战友的感情了，而是成了朋友，尽管叫起来是战友，但它比一般战友要亲密得多，也重要得多。真正的朋友可以以终身相伴，是人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我在部队时遇到一位很好的战友，后来我们成了一生的朋友，他比我大半岁，在部队时我们同居一室，处处像兄长一样照顾我，离开部队时我们相约，后半生我们一直在一起。就这样，我随他来了河南，四十多年来，我们俩亲如兄弟，他爱人与我爱人相处得亲如姐妹，我们把彼此的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一般对待，把彼此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亲，当我母亲在东北老家去世时，我的朋友与他爱人开车从河南跑到我的家乡，送别我的母亲，我的乡亲们都说，你交的朋友真是够朋友，很少见到这样的朋友。他对人真诚、热情，人缘很好，在位时上上下下都相处得非常融合，退下来后，依然有很多人像他在位时一样与他来往。有一年，他得了严重的心血管病，恢复后拍片子又出现阴影，医生说要去北京大医院复查，我正准备与他一起去北京，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对妻子说出自己的担心，妻子说，他是好人，不会有危险的。妻子这种发自内心的朴实的直感，她能这样理解我与朋友的情感，让我对她有了新的认识。结果，再一次请专家看了片子后，认为问题不大，没去北京复查，经过治疗后很快就康复了。

真正的朋友，应当是在你嗓子干渴得冒火时为你捧上一碗甘泉，是你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披在你身上的一件棉衣，是你内心郁闷却无处发泄时为你打开心窗的一把钥匙，是你遭遇挫折心灰意冷时为你鼓起生命征帆的那股劲风。朋友不应是彼此利用的关系，而是不求回报的血浓于水的关系，用得起时热乎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失去利用价值后就影子也见不到了，这不是真正的朋友，也是对朋友这个称谓的玷污。

我交朋友的原则是：有正气，讲义气，无媚气，不小气。无正气无以立世，见利忘义者不是友人，而是商人，溜须拍马的小人往往都阴险狡诈，不具备朋友的资格，抠抠搜搜的小气鬼不能与之交往，他只会占你的便宜，而不懂得付出。

或许会有人说，你对朋友的理解过于偏激了，朋友也应当有好朋友和一般朋友之分。我想，既然称为朋友，就应当是心心相印、同舟共济的知己，否则就只能算个熟人，熟人在生活中处处都有，而知心朋友一生难得遇到几个。

朋友也不一定是长期交往才会结下情谊的。我在部队时，与我在一起搞创作的一个战友，比我小一岁，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仅仅半年，但一见如故。而后他就复员回家了，但我们彼此很投缘，也



是如亲兄弟一般，我转业时他也曾动员我去他那里，他和他妻子都是很好的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来往，尽管相隔1500多公里，我去过他那里好几次，住在他家里，他让妻子自己睡在一个屋，而与我睡在一个屋，彻夜交谈，知心话说也说不完。

我还有几个相交虽晚些但也相知甚深的朋友，有共同的爱好，有相近的性情，上班或退下来后，都能在一起无话不谈，我们没事时一起打牌、聊天、喝点小酒，有时也开车出游，去黄山、去延安、去东北，边打牌、边谈天说地，说风土人情，尽管有时也有过粗声争吵，尽管也有过观点争议，但那种快乐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人的一生来去匆匆，也就几十年光景，如不让自己活得痛快些、洒脱些，未免有点对不起自己，而有几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一辈子最大的财富。人活着为了个啥？不就是为了个情字吗？不就活个精神吗？任凭你有亿万家财，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两眼一闭时，一切都化作乌有了。当你的灵魂出壳时，你眼前浮现出的只有曾经与你情深意切的亲人和朋友的影子，不会有一张钞票。

别了！槐树林。
别了！满天星。
别了！窗外的风景。

吕秀芳 / 心香一瓣

别了！窗外的风景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十年前，当城市的天空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分隔得支离破碎时，我才“十年磨一房”迁进了新楼。高楼里精致的生活让我沉醉不已，尤其让我无限自豪的是：在我们一同耸立的楼群中，唯有我们这个单元的南边没有楼群阻挡，视野可以无限延伸出去。楼前那一大片槐树林在每年的春天都用沁人的芳香熏醉着四周的芳邻，这对现代都市人来说，简直是一种近似“腐败”的享受。

白天，站在阳台上极目远眺，仿佛在欣赏着一幅有声有色的立体画；蓝天白云绿树，偶尔有几只小鸟像黑色的音符在天幕上跃动，为你衔来满目的诗眼。夜晚，远处的点点灯火营造出温馨、浪漫、一分浪漫。节日里，绚丽的焰火在窗外绽放，将你的心情点缀得五彩斑斓。阳台成了我心灵休憩的港湾，我喜欢站在阳台上梳理心情、放飞思绪。一会儿，我是晨光中晶莹的露珠；一会儿，我幻作晴空里那鸣啭的鸟雀；一会儿，又羽化成缕缕花香悠悠飘来……奢侈地享受着大自然赐给我的这一分恩惠，心存感恩地面对生活。

冬日的一个夜晚，我站在阳台上远眺，忽然发现楼前那一大片的槐树林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我急忙用眼睛搜索了好一番，也不见她的踪影。我的心陡地一沉，难道她遭遇了不测？我被突然冒出的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不会吧，人类还不会如此短视，要知道营造这一片树林得几十年的功夫。虽然我从未走进她，但我想这片美丽

的槐树林里一定生长着许多美丽的故事。也许这会儿她正隐匿在夜幕中和我捉迷藏呢，清晨，她将依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一夜辗转反侧。翌日，天还没亮透，我就披衣走向阳台。可是，槐树林依然不知去向。大片裸露的黄土刺痛着我的双眼，我弄不懂是谁向这片槐树林挥动起钢锯？又是谁有任意屠宰这片槐树林的权力？那天，我在阳台上站立了许久，我在心里为那一片曾经染绿了我的生活、染绿了我的生命、而我还来不及走进的槐树林送行。

没有了眼前的那一片绿色，走向阳台的兴致也减了大半儿。一日，闲来无事，窗外传来的机器轰鸣声将我的脚步牵向了阳台。只见那曾经属于槐树林的黄土，已被铲土机蹂躏得皮开肉绽，大吊车肆无忌惮地在地面横行着，四周一堆堆生硬的建材将我的心堵得喘不过气来。

又到每年槐花飘香的季节，可我再也觅不到昔日槐树林的芳踪，嗅不到往日空气中那甜甜的香味儿。眼前一天天渐长的灰色楼群在一点点地吞噬着我的视野，最终将我的心整个儿地囚禁在钢筋水泥雕砌的狭窄空间里。

现在，除了到阳台上照顾那几盆我心爱的花草和晾晒衣服外，我再也懒得走向阳台。

别了！槐树林。
别了！满天星。
别了！窗外的风景。

彭飞/人间亲情

想念母亲

五一前夕，和老公一起回了一趟山东老家。从焦作到老家所在的村镇不过五百多公里的距离，却由于没有直达车让路程分散了很多，晚上十点的火车，一路辗转，到达我家所在的小镇时已是次日下午四点多钟了。

由于事先没和父母打招呼，家里大门紧闭。猜想他们应该在菜园劳作吧，就悄悄地从后面绕到菜地里，果然，母亲和父亲正在弯着腰收莴笋。我叫了声“娘”，母亲开始没有反应，后来有点不相信的向后看了看，终于确定就是我时，忽然笑了，然后就开始擦眼泪。放下手中的活，我发现母亲的腰并没有直起来多少，这才想起我结婚时她已得了腰椎病，连续劳作，两年下来已经很严重了。菜地里的莴笋长得很好，碧绿青翠，越发衬得母亲苍老虚弱。母亲59岁，身体不好加上长年劳作，使她看上去比同龄人要老的多。

看到我们来了，他们匆匆地把菜收完，回家张罗给我们做吃的。晚饭很丰盛，母亲几乎翻出了家里所有能做成的菜，慌张地地泡洗，仿佛在和时间的赛跑，她知道我这个女儿在家待的时间肯定不长，而且下次相见又是一年以后的事了。满满一桌菜，母亲正在埋怨父亲不去饭店再炒两个。其实一路奔波，疲惫已让我毫无食欲，看到母亲那诚惶诚恐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我还是吃了很多。

父亲把一坛蛋拿来，说走时别忘了带上，就是因为某次我在电话里说这儿的蛋没有山东煎饼晒的好吃，母亲就开始在家里自制，又往往觉得没做好，就几次三番地重做，终于做好了一坛。看到那蛋，我不禁脸有些发烧，其实平时和母亲唠叨的也不少，我已经不记得此事了，而她却放到了心里。

第二天母亲没有下地，去街上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以备做顿饭，好像只能通过让我多吃东西才能表达她的感情。

母亲不善言谈。没有离家的时候，我们母女的交流并不多，一度关系很不好，甚至连我报考外地的大学也是因为她的过多要求让我产生了逃离的念头。大学时，整个暑假都在打工，寒假也只在老家待短短数日，每次返校她总是把我送到大门前就不再走，而我更是头也不回地立刻想到自己的自由天空去。直到有一次，走了很长的路想起有东西忘带又折回时，才发现母亲仍站在门口抹眼泪，那一刻突然有些自责，但还是匆匆跑出了家门。没曾想尘埃落定的工作，竟将我们母女分离，连见面都稀疏起来。

母亲是个严厉的人，对我们姐弟三个的要求接近苛刻。早上不能睡懒觉，吃饭不能出声，坐着不能抖腿，家务活必须得做……如果有哪一条没有完成好，她会立刻扬起巴掌对着我们的屁股狠狠拍去，或者拿根细木棍狠狠抽打我们的手。我常常做得不好，所以挨打的次数最多，每每觉察她要打我时，就飞快地跑出家门，而她也必跟着追出，村里人常常在旁边半笑半打气地让我快跑，而我那时已有自尊心，那种羞耻感给我带来的压力是无法形容的。所以，我常常恨她。

她脾气暴躁，与父亲言语不和对时就骂骂甚至大打出手；一不小心弄坏了家里的东西，她也要狠狠揪我的耳朵；那时村里多事，几个大家族争权夺利，父亲兄弟几个也卷入其中，她时不时地捉起，并要我们一定要争气，不要受人欺负。跟她在一起，总没有多少快乐可言。

高中时，家里的批发生意越发展得好，因此，学生们通常盼望的

寒暑假居然成了我的梦魇。炎热的夏天抑或刺骨的寒冬早上，她都要雷打不动地叫醒我，理货、开门、送货。能睡个懒觉绝对是奢望。

后来姐姐说，母亲是看出我太过懒惰的本性，怕我考不上大学，又连生存的技能都没有，只能逼着我慢慢改变。

见过很多关系亲密的母女，见面时总是互相挽着对方的胳膊，或者女儿拱到母亲怀里撒娇，我却从来没有过。少时，离开家，离开她，竟成了我的愿望。和她分别以后的无数个日子，我才慢慢体悟出，年少轻狂的年纪，眼里看到的多是烦恼和怨恨，又有几人，能将爱察觉并埋到心里！作为母亲，她是严厉的。但是，她对我的爱，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我在四岁左右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腹泻，总不见好，她惊慌失措带我四处求医，怕我死去，那么坚强的人，也日日祷告，彻夜难眠，等我好了以后，她却大病一场；我在学校和同学吵架，同学说我长得难看，回家告诉她，她坚决捍卫我，说我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高中时候，班里女生流行穿那种很贴身的小棉袄，回家告诉她，晚上她开始为我缝制，早上醒来后，棉袄已经盖在了我的被子上，不知道视力不好的她，如何在灯下熬过了那个夜晚；我在大学谈恋爱，回家和她说起，她勃然大怒并以断绝母女关系相逼，看我实在不能回心转意，她哭到了我……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粗人，不理解我的感受。奶奶去世的时候，父亲兄弟几个又起争执，埋葬完奶奶回家的路上，我对她说，想回学校了。她轻轻地说，家里烦恼多吧，想回就回吧。短短几句话，仿佛洞悉了我多年的心思，让我自以为的聪明、世故与圆滑，在她面前瞬间坍塌，知女莫如母，这是对的。

弟弟和媳妇总像没长大的孩子，懒散又听不得人劝。她已上了年纪，却又总是不放心依旧要和父亲继续辛苦着。起初，她总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挂念。第二个月子出生后，劳累与失落已使她掌控不了情绪，开始倾诉，渐渐地，每次打电话她都会哭，我安慰她，她听后觉得舒服了，再挂掉电话，像个孩子。

她已是花甲之年，岁月早已将她的脾气打磨殆尽。她越来越慈祥，越来越能忍受。我回家看她时，她总让我再多睡会儿，饭菜做好了才肯叫我起床；她让我坐在那儿看电视，不让我做一点家务；我躺在沙发上抖腿，她视而不见；我大声地嚼着苹果，她对我笑笑不多说一句话。她唯一不满的就是我的瘦，埋怨我气色不好，害怕我营养不良。

她渐渐地老去，睡觉时打很响的呼噜，饭量一点一点地在下降，病魔不时时要来打扰。而她对于孙子、孙女的淘气，却有了前所未有的耐心，陪他们嬉闹，任他们欺负。

她来电话了。说等孙子、孙女再大点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她就和父亲流浪去，她不能和弟弟生活在一起。我故作轻松，说你还是重男轻女啊，你怎么样才愿意跟我和姐姐一起住呢，她“扑哧”一声笑了，我知道她虽笑着，眼里仍会噙满泪花，跟我一样。

低回愧人子，不敢怨风尘。睡梦中，她向我走来，步履稳健，头发乌黑，那是她年轻时的模样。惟愿，时间能过的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有足够的的时间，给她一个美好的晚年，让她不要再有什么遗憾。

宽容仁慈的上天，她已受过了足够的苦难，希望不要再惊动她，愿她平安，佑她康健。

【美丽焦作·美丽心灵】“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公益广告

过量饮酒 有害健康

过量饮酒不仅会损伤消化、心血管、免疫等系统，而且还与癌症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健康，请少喝酒！

